



汉英语气系统对比研究

Hanying Yuqi Xitong Duibi Yanjiu

王飞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014038513

H14
32



本书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汉英语气系统对比研究及其对外汉语教学应用”(10YJC740095)资助



汉英语气系统对比研究

Hanying Yuqi Xitong Duibi Yanjiu

王飞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北航

C1726535

H14
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语气系统对比研究/王飞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1
ISBN 978-7-309-10391-5

I. 汉… II. 王… III. 语气(语法)-对比研究-汉语、英语 IV. ①H14②H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6734 号

汉英语气系统对比研究

王飞华 著

责任编辑/唐 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63 千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391-5/H·2273

定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航

C1726535

目 录

第一章 语气、情态——概念界定及研究目标	1
1.1 汉语研究中对于语气的认识、定义及分类	1
1.2 西方语言研究中对于语气、情态的认识、定义及分类	8
1.3 本书对语气及其表达手段的界定	16
1.4 研究目标、内容、研究意义	21
第二章 汉英语气研究成果述要	25
2.1 汉语中语气研究的历史回顾及简评	25
2.1.1 传统小学研究阶段有关语气的研究	25
2.1.2 现代汉语语法中的语气研究	32
2.2 西方语气(情态)研究历史回顾及简评	47
2.3 汉英语气(情态)对比研究历史及简评	57
第三章 汉英语气系统宏观对比	64
3.1 汉英语气系统的共性表现	64
3.1.1 均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表达语气,表达手段重合度 较高	64
3.1.2 在(功能)语气类别的概括上,存在较多的共同 类别	68
3.1.3 均为有层次的系统;均可实现不同语气的同句共现	73
3.1.4 共有的语气隐喻手段用于不同语气间语用意义的 转换	78
3.1.5 相似的语用表达功能扩展	85

3.1.6	语气的表达都符合距离象似动因	90
3.1.7	语气表达的历史发展相似	92
3.2	汉英语气系统的个性体现	102
3.2.1	交际关照的语气与现实关照的语气	102
3.2.2	与其他语法范畴的相互纠缠与相互疏离之差异	116
3.2.3	以动词为中心的分析及综合并重型与以语气词为 中心的分析型	126
3.2.4	汉语语气的柔性与英语语气的刚性	128
3.2.5	时突显的语言与体、语气突显的语言	135
第四章	情态动词对比	147
4.1	汉英语情态动词:名称及鉴别	147
4.2	语气与情态的关系	149
4.3	汉英语情态动词语气表达之同	150
4.4	汉英语情态动词语气表达之异	153
第五章	语气词在汉英双向互译中的利用情况对比	185
5.1	汉语语气词是汉语中极为重要的语气表达手段	185
5.2	古籍英译时处理语气词的替代手段及其翻译失误 例析	187
5.2.1	中国古代典籍英译时处理语气词的替代手段	187
5.2.2	中国古代典籍英译时语气词翻译失误例析	201
5.3	英译汉时对汉语语气词的利用	207
5.4	英美学生语气词学习分析及教学策略探讨	210
第六章	语气副词对比	214
6.1	汉英表语气的副词及其研究	214
6.2	汉英语气(情态)副词之同	218
6.2.1	类别共性:同为意义、作用多样而又有较多共同 意义的类	218
6.2.2	分布共性:灵活性、主要分布位置相似性、位置及	

组合制约的相似性	219
6.2.3 功能共性:高位和低位表述功能;评价功能和 强调、聚焦功能;连接功能	226
6.2.4 汉英语语气(情态)副词有相似的语气类型选择 要求	234
6.3 汉英语气(情态)副词之异	235
6.3.1 现实性与非现实性 vs. 意义的多样而广泛	235
6.3.2 在与句中其他副词的排序上,共性之中有差异	237
6.3.3 表达功能上的差异:汉语语气副词表达功能更为 多样化	241
第七章 语调等其他语气表达手段对比	245
7.1 汉英语调的语气表达功能	245
7.1.1 汉英语调结构形式对比	246
7.1.2 汉英语调表达功能对比	250
7.1.3 汉语语调的对外汉语教学	256
7.2 汉英语序等其他手段的语气表达功能	258
第八章 结语	265
8.1 本书的主要结论	265
8.2 不足及尚待研究之处	267
参考文献	270
后记	300

第一章 语气、情态——概念 界定及研究目标

说出来的一个句子实际上含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表示句子所述事情现象的部分,一个是不改变句子所述事情现象的内容、只表示对所述事情现象的认知方式及发话人传递态度的部分。后者主要指句子的语气。近年来,汉语句子的语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近十年来,有关汉语语气方面的研究更是显著增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了长足的发展。而英语中有关语气(mood)和情态(modality)的研究一直为英语语言学家所重视,最近三十多年的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

然而,虽然两种语言的研究者都对各自语言的语气系统有了渐增的兴趣,但对汉英两种语言的语气系统做对比性研究,却始终是研究者们较少光顾的一个角落。相当一部分涉及语气和情态的对比研究都有浅尝辄止之嫌,对比也偏少且粗疏。有鉴于此,本书拟对汉英两种语言的语气系统,作一个较为深入的对比研究。同时,本书希望能对对外汉语教学有所帮助,因此在对比的过程中,也会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气教学有所探讨。

1.1 汉语研究中对于语气的认识、定义及分类

中西方对于语气这一语法范畴的认识极不相同。对“语气”这一语法范畴如何定义,及其具体所指,东西方有差异;对这一语法范畴的研究历程及深度也呈现不同的特点。在此,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东西方对于语气的认识、定义及分类。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把语气作为一种语法范畴予以明确界定并

作系统的研究,是很晚的事情,并且一开始直接受到了西方语法的影响。

在传统小学研究阶段^①,一方面由于汉语语法研究不是非常成熟,语气的研究也同样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古人也没有明确定义出一个与“语气”有关的术语。而另一方面,由于文字、训诂研究的发达,与语气有关的词类如语气词、发语词、某些副词等都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如早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开始训释语气词如“只、矣、乎”等。此后历代都有人对这些与语气有关的方面有所研究。如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的《章句篇》、颜之推《颜氏家训》,唐代刘知几《史通·浮词》篇、孙强《大广益会玉篇》、周兴嗣《千字文》、柳宗元《复杜温夫书》(《柳河东集》),南宋陈骙《文则》,元代卢以纬《助语辞》,都对语气词或发语词等方面有所论述,并随时代而有进展。

清代小学研究极盛,与语气有关的研究也有了发展。这一时期,一方面对语气词的解释更为详尽,并开始对当时实际语言中的语气词进行研究,不限于文言。如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王鸣昌《辨字诀》和课虚斋主人《虚字注释》等都对语气词或与语气有关的发语词、副词、情态动词有较好的研究。另一方面对语气的独立性开始有了较深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袁仁林的《虚字说》,如:

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语气词的作用是帮助成句;明确把书面语与口语相联系,指出书面的语气词实际是为了表现口语中的语气;明确使用了“语气”和“口气”这两个称呼,而且基本上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语气”和“口气”一致,这也许是前人研究语气中第一次使用这两个称呼的了;明确指出语气词的意义虽然虚,但并不是没有意义,其意义不在表示具体的事物,而在于表现了说话人的神情语气这种功能上;在谈语气词时还结合了表现语气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语调;进行了最早的不同语言间语气的对比,指出了语气的表达在

① 由于古代的学术研究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分类,有关语言研究的内容散见于各种形式的文章之中,并非只见于我们指的“小学”的“训诂、音韵、文字”的文章中。这里及下文称为“小学”,一方面是为叙述的方便,另一方面也因这些有关语气的论述,无论见于什么文章,从性质上来说,还是与“小学”研究有关。

所有语言中具有普遍性,语气种类各语言有共性,而在表达手段上有差异性。具体论述见本书第二章。

袁仁林对语气的认识可谓是传统小学阶段的最高层次了。但即使是他,也没有明确把语气当成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提出来,而且由于中国传统小学研究的特点,他也没有意识到要对语气词、语调等所表达的“语气”或“口气”作一个明确的定义。

总之,整个传统小学时期,语气的研究一直是以词(字)尤其是语气词为中心,自始至终都没有从语法研究中区分出一个明确的语气范畴来。本书第二章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而到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把“语气”作为一个语法范畴予以确认,从最初的《马氏文通》一书就开始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独立在本国语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直接受西方语言(主要是印欧语言)语法研究的影响,走的是模仿的路子。这样,现代汉语语法对语气的认识,也是直接模仿西方语言的语气来分类。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语气”如何定义,语法学家们似乎并没有完全模仿照搬,结果他们要么不予解释,要么各家解释互不相同。对于语气的定义及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来概述。

第一阶段从1898年《马氏文通》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语气研究主要模仿西方,对语气的定义不太明确,但对语气的独立性、分类和表达语气的手段研究较多。

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书《马氏文通》主要讲的是词(字)类,没有把语气专门提出来讲。不过马建忠已经明确认识到语气的独立性质了。因为他说:“泰西文字……凡一切动字之尾音,则随语气而为之变。……惟其动字之有变,故无助字一门。”(吕叔湘、王海棻编1986:536)这里明确提到西方语言的语气是由动词的形态变化来帮助表现的。他将这个与汉语的助字对比,足见他认为助字的功能就是表现语气了。他直接使用了“语气”这一术语,没有定义。随后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开始明确地谈到语气。他仿照西方语法在“句之种类”中把句子分为四种:叙述句、疑问句、命令句、感叹句(章士钊1934:14)。作者在分类时虽没有明确谈到是按句子的语气分类,

但分出的类却正好是现在还通行的句子语气分类,这种分类及命名一直沿用至今(参见邵敬敏 1990: 52)。此外,他谈到助词时定性道:“所以助动词形容词之所不及者也。……而语有语气,动形容词不足以写其气也。于是赖助词以传之。……助词以传语气,如也、矣、乎、哉等字,皆助词也。”(章士钊 1934: 12)由此可见,作者分出的句类确是语气类,但对于什么是语气,他只说到是“表著发言者之意志者”。章士钊在序中说他的书“本之西文规律而无牵强附会之弊”(章士钊 1934: 序第三页)。可见,这个语气分类是直接参照印欧语语法分出,这正说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语气”范畴基本上是直接受西方印欧语法影响而产生。接着刘复于 1920 年再版过《中国文法通论》,他在书中专门谈到了句式,实际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句类。他这个分类明确说明了是根据语气来分。他说:“因为我们说话时,语气有种种的不同”,分出四大类:直示句、感叹句、询问句、命令句(刘复 1939: 87-89)。他的分类主要模仿斯威特(H. Sweet)的《新英语语法》(*New English Grammar*)(邵敬敏 1990: 60)。刘复也没有对语气做出任何的定义。1924 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对于语气,也只说到“助词是国语所特有的;它的作用,只用在句子的末尾,表示全句的‘语气’”(黎锦熙 1947: 306)。1926 年赵元任的文章《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种种表达语气的手段,指出实词、副词或连词、语法上词式的变化^①、单呼词(感叹词)、语调的变化及语气词都可以表示语气。但同样,他也没有给语气(他称为“口气”)作明确的定义。他说:“说话有所说的内容,说话有说话的口气。表示口气的方法很多,其中一样极要紧的就是用语助词。”(赵元任 1996: 800)这一时期其他几本语法书也都没有对语气定义,如吴耕莘(1933)《国语文典》、杨伯峻(1936)《中国文法语文通解》。

由这些引述可以看出:一、这些语法研究都把“语气”当成了共识而不作界定。对于“语气”如何定义,语法学家们似乎并没有完全模仿照搬,结果他们要么不予解释,要么各家解释互不相同。这与他

^① 这是针对西方印欧语语言而言的,赵元任认为它其实就相当于汉语中语气词的作用了。

他们在谈到“主语、宾语”之类时都会小心定义有所不同。二、在模仿西方语法描写汉语语气的同时,都注意到了两种语言语气表达的差异。三、逐步认识到了其他表达语气的手段如副词、代词、语调、句式变换的共同作用。这一阶段较明显的缺憾就在于对于语气如何界定还没有明确。

第二阶段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前后,语气定义开始明确,研究内容、对象等也更为清晰。前期主要体现在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和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两书都明确地给语气作了定义。王力说:“咱们说话的时候,往往不能纯然客观地陈说一件事情;在大多数情形之下,每一句话总带着多少情绪。这种情绪,有时候是由语调表示的。但是,语调所能表示的情绪毕竟有限,于是中国语里还有些虚词帮着语调,使各种情绪更加明显。凡语言对于各种情绪的表示方式,叫作语气;表示语气的虚词叫作语气词。”(王力 1985: 228)这个定义,应该说已经非常细致准确了。不过作者后来把语气分为十二类,却反而多有据句子内容划分,有所不当。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的“表达论:范畴”中有几章也与语气有关,如第十五章传疑、第十六章传信。在第十五章里,开篇他就谈到了语气和语气词。他认为语气有广狭之分,狭义的语气指“概念内容相同的语句,因使用的目的不同所生的分别”(吕叔湘 1982: 257)。这正是我们的语法范畴所要讨论的语气。他把语气的内容归之于“范畴”之下,可见他明确地把它当成了一个语法范畴。吕叔湘还指出表达语气的主要手段有语气词与语调。认为语调是必需的,而语气词则可以不用。这是较早明确语调的语气表达作用的。王力从情绪来解说语气,而吕叔湘从目的来解说,实际上所指还是差不多的,都是指说话人主观的方面。应该说,从汉语来看,他们对于语气的定义是比较中肯的,这也是此后语法研究者普遍接受的定义。

自王吕二人之后,汉语语法学家基本上对于语气就没有提出较大不同的定义。其中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依然是同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一样,直接利用语气来讨论这一范畴下的内容,不予定义。如黄伯荣《现代汉语》谈到句类时,直接就说:“句子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来分类,根据语气分出的类叫句类。”(黄伯荣等 1997: 103)胡裕树

《现代汉语》谈到语气和口气时也说:“句子的语气可分为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种。表达语气的主要手段是语调,其次是语气词。”(胡裕树 1987: 415)这些都把语气当作一个共识来对待。其次就是基本上参考王、吕的定义再稍作补充,如房玉清(1992)、张静(1987)。张静《汉语语法问题》专门讨论了前人有关语气的研究及其成果,因此对于语气的定义也就在参考前人的基础上做得比较好。文中解释语气说:“不管是单句还是复句,都是表示说话人的感情或态度的。由于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感情或态度的不同,句子的语气也不一样;反过来说,句子的语气不同,所表示的感情或态度也有区别。”书中还在分析前著的基础上确认语气应该分为四大类:疑问、祈使、感叹、陈述(张静 1987: 655)。

齐沪扬在《语气词与语气系统》中认为:“语气是通过语法形式表达的说话人针对句子命题的一种主观意识。”(齐沪扬 2002: 1)这也是对吕叔湘所说的“使用的目的”的发展。齐沪扬将语气分成两种:功能语气和意志语气。功能语气是“表示说话人使用句子要达到的交际目的”,有四大类即传统的陈述、疑问、祈使、感叹。意志语气是“表示说话人对说话内容的态度和情感”,有可能、能愿、允许、料悟等类(齐沪扬 2002: 20-21)。此前贺阳对汉语书面语的语气分类也与此类似,有功能语气、评判语气、情感语气。后两者大致相当于齐沪扬的意志语气(贺阳 1992: 59-6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前后,对于语气的认识及分类在参考传统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共识。那就是把语气看成是一个句子中说话人针对句子命题所表达的对所述事情现象的认知方式及传递态度的部分。而对于语气的分类,一般都主要分为刘复当初所列的四类,即陈述、疑问、祈使、感叹。

第三阶段大致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目前为止,对于语气的概念、分类、表达手段等有了更为多样化的看法和解释。

温锁林区分了语气和口气,认为口气是说话人对所述命题的情感和态度,而语气是说话人使用话语时所欲实施的功用和意图,如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感叹句。他提出从语用学的角度解释语气,认为语气是影响句法结构表达功能的语用因素,还认为语气词是用于

表达口气的(温锁林 2001: 216, 36, 225)。实际上,他区分出的口气,与齐沪扬分出的语气类别中的意志语气基本相似,只是他认为这是口气,齐沪扬把它仍归入语气。另外,外语界有些研究者利用韩礼德(Halliday)的功能语法中人际意义的语气来研究汉语问题,如李战子《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虽然对于语气的分类也大致有陈述、疑问、祈使等类,但对于语气的定义及其影响语气的成分,却与汉语语法研究中所指大相径庭。例如,把语气成分看成是由主语+谓语动词的述定成分(finite)来实现的,剩余部分包括附加语、补语和谓语动词(李战子 2002: 27)。或者说语气是由两个成分组合而成:主语和限定动词。如“What has John published?”^①中,语气成分是“What has”,“John published”是剩余部分(程淇龙 1994: 66, 68)。这种对语气成分的认识显然与我们通常的认定有比较大的距离。

这些多样化的语气解释对于语气研究的深入发展显然是很有益的。但本书主要想从对比的角度来考察汉英语气的同异,对比的进行首先得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要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研究对象。因此对这些新研究成果或理论探讨,我们要有所选择。有些理论可能还未能为人普遍接受(例如认为语气词不是表达语气而是表达口气就不易让人接受),还有一些可能还有待实践的检验,还有一些对于语气的阐述失之片面,没有系统性。如果以这些理论作为对比的出发点,必然会带来理论解释和特点归纳方面的麻烦。汉语语法研究中对于语气的传统定义及分类,如同我们前面所言,是在模仿西方语法又考虑汉语本身特点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可以说,其对象还是基本一致的。所以我们还是以对传统的语气作了补充后所得的定义及分类作为我们对比的基点。齐沪扬对于汉语语气系统的研究比较系统,对语气的定义、分类及语气表达手段的分析,都较为合理,因此本书主要采用的是齐沪扬的定义及分类,但研究的重点在功能语气。

① 本书中,举例句时往往一并将标点引入,目的是为了显示表达时的语气特点,特此说明。

1.2 西方语言研究中对于语气、情态的认识、定义及分类

英语是印欧语系的语言。对于印欧语言的语气,西方语法学家的定义与汉语有所不同,而在这些语法学家之间,对于语气的认识,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此外,语气与情态(modality)的纠缠也是这一研究中常见的现象。

印欧语很早就把语气看成一种语法范畴,这种语法范畴主要归于动词,由动词的屈折变化来体现。例如古希腊语就区分了四种语气:陈述(indicative)、虚拟(subjunctive)、祈愿(optative)、祈使(imperative)(Robins 2001: 45)。古英语也有语气的概念,同样由动词变位来体现。如古英语动词 *drifan*(=drive: 驱、赶)就有陈述语气和虚拟语气的变化:

时 态	陈 述 语 气		虚 拟 语 气	
	单 数	复 数	单 数	复 数
现在时	<i>ic drif-e</i> <i>ðū drif-st(-est)</i> <i>hē drif-ð(-eð)</i>	<i>wē drif-að</i> <i>gē drif-ð</i> <i>hīe drif-að</i>	<i>ic drif-e</i> <i>ðū drif-e</i> <i>hē drif-e</i>	<i>we drif-en</i> <i>gē drif-en</i> <i>hīe drif-en</i>
过去时	<i>ic drāf</i> <i>ðū drif-e</i> <i>hē drāf</i>	<i>wē drif-on</i> <i>gē drif-on</i> <i>hīe drif-on</i>	<i>ic drif-e</i> <i>ðū drif-e</i> <i>hē drif-e</i>	<i>wē drif-en</i> <i>gē drif-en</i> <i>hīe drif-en</i>

(秦秀白 1983: 39)

由于早期印欧语都是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语气的表达在动词形态上都有体现。受其影响,随后的语言研究者对语气的认识都主要局限于动词之上,这种情况在以后的研究中一直存在,以下做一简述。

首先,查一查西方编的语言学词典,都可以看到对语气的定义被限定于动词,而与之关系密切的则是对情态的认识。如以下几部词典的定义:

布斯曼(Bussmann)所著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对语气及情态定义道:

mood(语气):动词的语法范畴,表达说话人对话语所描述事件的主观态度。大多数语言都有独立的词形变化以体现陈述语气(一个中性范畴)、表达非真实状态的虚拟语气及表达命令的祈使语气。有些语言有其他的语气次类,如法语中表达可能的现实性的条件语气……

用以表示语气(或情态)(modality)的表示方式并不限于相应的动词的词形变化,也可以通过词汇的方式如情态动词(want、can等)以及句子状语(hopefully、maybe)等(Bussmann 2000: 312-313)。

modality(情态):语义范畴,表达说话人对句子所述内容的态度。在这种更广的意义上,情态不仅指由形态形成的陈述、虚拟及祈使语气,也指不同的句子类型(叙述、疑问、命令)。确切地说,情态可通过语法形式的、词汇的以及上下文因素的等多种手段来表达:(a)动词形态上的语气;(b)词汇手段如句子状语(hopefully、maybe),情态动词(can、must、may);(c)句法手段如“would”的释义及“have + 不定式”的结构(Bussmann 2000: 307-308)。

戴维·克里斯特尔编的《现代语言学词典》对语气及情态的定义为:

mood(modal, -ity)语气,语态(情态的,情态):对句子/小句类型,特别是句中的动词,作理论和描写研究的术语。语气(或“情态”)指由动词词形变化表示的一组句法和语义对立,例如直陈语气(无标记形式)、虚拟语气、祈使语气。语义上,这些对立涉及的意义多种多样,主要是说话人对语句事实内容的态度,如不肯定、明确、含糊、推测等。句法上这些对立可用动词的屈折形式或用助动词来表示。英语主要采用情态助动词(modal auxiliary),例如may“可以”,can“能”,shall“应该”,must“必须”等,但也用少许屈折形式(例如If I were you“假如我是你”与I was...“我是……”的对立)(克里斯特尔 2000: 228)。

modal(ity)情态的(情态)语法和语义分析术语,指由动词和相关范畴表示的气气的对立。英语中情态的对立主要借助助动词的一

个子类,例如 may“可以,可能”,will“愿意”,can“能,会”(克里斯特尔 2000: 225-226)。

哈特曼、斯托克编著的《语言和语言学词典》对语气和情态的解释:

mood 式,语气:以动词形式表现出来的语法特征,它表示说话人对所说事物的态度。可以依据屈折变化,如法语、德语等语言中特殊的虚拟式,也可以依据使用的助动词如英语中的情态动词来区别语气。语法上“没有标记出”语气的简单陈述句叫陈述式、共同式或现实式(indicative、declarative、common 或 fact mood),祈使式、命令式(imperative)用来表示命令或禁止。……一些语言学家认为疑问句也是一种语气,因此使用疑问式(interrogative)这一术语。虚拟式(subjunctive)表示怀疑或不肯定特别是在从属句里是这样(哈特曼 1981: 220)。

modality 情态,语气,式:指说话人说话的方式。用这种方式,说话人可以表达他对交际中谈及的情况所持的态度。情态的概念,在英语中通常用情态助动词(参看 Mood[式,语气])和/或 possible(可能)一类的状语,或 it is certain that ... (肯定,的确,可以肯定的是……)一类的结构来表达(哈特曼 1981: 217)。

由这些定义可以看出:一、西方的语气和情态都被看成是表达说话人对所说话语内容的态度,因而从纯定义上来看,它们的区分并不是很清楚。这从克里斯特尔在区分 mood 时还一并将 modality 列在旁边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二者的区分往往是通过描写其各自的表达手段才做到的。Lyons 也谈到过这几个词之间词源上的关系。他说:“术语‘情态(modality)’、‘情态的(modal)’、‘语气(mood)’间有明显的词源学上的关系。”(Lyons 2000: 327)二、对于语气,都将其表现形式主要限定于动词形式,主要指动词的屈折变化,其次是情态动词。语气的形式认为主要有三种,即陈述(直陈)语气,祈使语气与虚拟语气,还有的则分出疑问语气。三、情态的范围,明显大于语气。这表现在一方面情态被认为是用以表示语气的,甚至也可指其他的内容如不同的句子类型(如 Bussmann),另一方面,情态的表达手段普遍认为比语气多,包括助动词或情态动词,副词以及某些句法

结构。四、对于语气和情态,即使在西方这些语言学家之间,也还是有很多的分歧,尤其是在情态的认识上,这是一个最有矛盾的概念。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把它看成意义范畴,而语气则是语法范畴。另一方面,情态和语气的密切联系,包括术语本身上述的词源学联系、表达手段上的共性又使大多数人不敢坚决否认情态的语法范畴地位。因此就有人把二者都看成语法范畴。正如上面所言,这几个定义都没有把情态与语气的不同说明白。如果二者都表示说话人对话语所说内容的态度,那么这种区分有何必要?而对于情态,有的仅从“态度”入手定义,有的又从“语气的对立”定义,还有的则从“说话人说话的方式”入手定义。这种定义上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又如对于情态的功能,有的认为情态的作用是表达语气的对立(克里斯特尔),而有的显然认为情态作用不仅在表达语气,甚至是独立于语气之外的。又如对于情态动词,有的认为是表示语气的,有的认为是表示情态的,或者同时表示语气和情态。这显然是没能明确区分二者的结果。五、对于语气的类,虽然大多认为有三类,但是分歧显然还是有的,比如疑问语气的不同看法。此外,既然有一些语气有次类,那么这种次类的划分依据的是什么,看来也有不同的看法。

从词典我们已经看出语气与情态的复杂关系。而词典的定义,反映的是语言学家的研究情况。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看西方对语气、情态作过专门研究的语言学家对语气及情态的看法。语气与情态一直是西方语言学家研究的一个内容,近年来研究更多。

首先我们看看较早的或用较传统的方法进行语法研究的语言学家对语气的认识。较早的研究者有丹麦的叶斯柏森(Jespersen)、埃克斯利父子、辛克莱(Sinclair)、Jan A. van Ek等。叶斯柏森的《语法哲学》和《英语语法要略》(注:本书的译者将他的名字译为“杰斯帕森”)都谈了语气问题。他认为语气表达了说话人对句子内容的某种态度,并认为“语气”是以用动词的形式表现这种态度为条件的,因此语气是一个句法范畴,不是一个意念范畴。语气就分为陈述、虚拟、祈使三类(叶斯柏森 1988: 434-435, 450;杰斯帕森 1989: 366)。对于什么是语气,他并没有说得很清楚。但可以看出,他也是把语气归于动词。他没有专门谈情态的问题。